



跨越2300公里的文明交响

——“山堂水殿云深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在徐州博物馆启幕纪略

本报记者 赵永宏



陶毡帐(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这是一颗镶嵌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长卷上的璀璨明珠,闪耀着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永恒光芒!

这是一座蕴藏皇家气象的佛教艺术殿堂,承载着信仰的力量与雕刻的史诗!

这是一曲在政权激荡与民族融合的宏大背景下奏响的历史交响,余音千年,震撼人心!

今日,一场跨越2300公里借展线路,联动8家文博单位的“山堂水殿云深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在徐州博物馆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徐州市文广旅局(市文物局)指导,徐州博物馆、云冈研究院主办。

序章:历史的回响

公元4至6世纪,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以其雄浑的气魄,在中国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北魏王朝。王朝定鼎,目光西向,统治者锐意经略广袤的西域。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座矗立于农耕与游牧文明交汇处的都城,不仅是新兴鲜卑政权的权力中枢,更一跃成为丝绸之路东端最耀眼的起点与最繁华的国际贸易枢纽。史书载其盛况:“诸胡咸服,西域复平”,“貢使往来不绝,商贾经年盈路”。沉寂已久的古丝路,在北魏平城,如巨龙苏醒,再度焕发出蓬勃生机。汉末以来几近中断的东西方血脉,被重新有力地连接起来。

丝路畅通,驼铃悠扬。平城,这座汇聚了天下财富与奇珍的都会,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窗”。西方的使臣带着远方的敬意与使命,商人携来异域的奇货与珍宝,乐师奏响陌生的旋律,僧人传播着佛陀的智慧……他们如涓涓细流,汇入平城,不仅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还将域外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乃至审美情趣,深深植入这片土地。

物证:胡风东渐的印记

历史的尘埃之下,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那个开放包容时代的生动图景。在北魏平城及周边地区的墓葬、遗址中,胡人形象栩栩如生:陶俑深目高鼻,身着胡服,或牵驼引马,或载歌载舞;壁画与石刻上,他们或作为商旅,或作为仆役,或作为乐舞伎,活跃于各种场景之中,成为那个时代国际化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物质文明的交流同样绚烂夺目:晶莹剔透的琉璃碗,折射着地中海或西亚的工艺光芒;造型独特的鎏金高脚酒杯,散发着浓郁的粟特或波斯风情;精雕细琢的波斯银盘,承载着贵霜帝国的艺术基因;华美贵气的镶宝石金戒指,则可能是来自更遥远西方的奢侈品……这些充满异域“胡风”的器皿,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文化交融的无声证言。

徐州,古称彭城,是大汉王朝的龙兴之地;大同,古称平城,是北魏王朝的崛起之都。两地之间虽相隔千里,实则血脉相连。北魏迁都平城后,从全国各地征调工匠以营建都城,其中来自徐州

地区的能工巧匠,是建设平城和开凿云冈石窟的重要力量。徐州工匠将两汉以来传承发展的石刻技艺带到了朔方北土,他们手中的斧锤与凿锉,不仅雕刻出真容巨壮的佛教造像,更打通了汉魏文明交流融合的桥梁,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永恒象征。

云冈石窟,正是丝绸之路黄金时代中西文明深度交融所孕育出的伟大而辉煌的物证。它绝非简单的佛教艺术移植。在它那气势恢宏的窟龛、庄严慈悲的佛像、繁复精美的纹饰、生动传神的故事雕刻背后,清晰可见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化遗韵、秣菟罗风格的印度源头、凉州模式的深厚积淀,以及中原汉文化的最终消化与创新升华。它是一座由石头雕刻而成的“世界艺术博物馆”,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丝路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思想的火花、艺术的灵感,最终在云冈这块神圣的岩壁上,结晶为震撼世界的艺术瑰宝。一场以云冈石窟艺术为主题、跨越平城、彭城2300公里的特别展览也在酝酿之中。

筹备:跨越千里的文化接力

筹备的号角早在今年5月就已吹响。徐州博物馆特展团队怀揣着对云冈艺术的敬仰与传播文化的热忱,率先踏上北上的旅程,造访了云冈石窟艺术的守护者与研究者——云冈研究院。双方就展览主题、学术支撑、文物借展可能性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奠定了合作基石。紧接着,团队马不停蹄,先后拜访了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太原市博物馆等山西重要文博机构。每一次会面,都是思想的碰撞与共识的凝聚。从展品遴选的艺术价值与代表性考量,到展陈策划的叙事逻辑与视觉呈现,再到文物安全保障这一重中之重涉及的每一个细节(包装方案、运输路线、环境监控、应急预案等),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与周密论证。正是这些前期细致入微的沟通与协调,为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协作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展览方案也在不断吸收各方智慧,历经数轮修改完善,力求精益求精。

共识达成,方案落定,真正的“接力”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文物借展阶段。7月20日,一支肩负重任的徐州博物馆借展点交团队从彭城徐州正式启程,踏上了这场跨越2300公里、串联起晋豫苏三地八方的文物“迎请”征途。

北线征程(山西大同):团队首站抵达丝路起点、云冈故乡——大同。在云冈研究院,面对那些承载着千年佛光、或恢弘或精妙的石窟造像(复制品/代表性构件)及出土文物,点交工作庄严而细致。每一道刻痕、每一处细节,都在专业灯光下被反复确认、记录。随后,团队奔赴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遴选那些反映平城时代社会风貌、丝路贸易、佛教兴盛的珍贵遗存。胡俑的生动表情、异域器皿的独特形制,都在点交清单上留下精确的注脚。

中线转战(山西太原、侯马):带着大同意犹未尽的厚重,团队挥师南下省城太原。在山西博物院这座三晋文化宝库中,遴选能体现山西在北魏时期重要地位、以及与云冈艺术关联的精品文物。紧接着,在太原市博物馆,寻找反映晋阳(太原古称)在北魏时期作为重要区域中心的独特见证。行程继续延伸至晋南侯马,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团队的目光聚焦于那些揭示北魏手工业、建筑技术或文化交流的考古新发现。

南线集结(河南郑州):离开三晋大地,团队折向中原腹地——郑州。在河南博物院浩瀚的藏品中,精心挑选能够展现北魏时期中原与平城互动、佛教艺术传播流变,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物精品,为展览增添中原视角的厚度。

荣归彭城(江苏徐州):满载着沉甸甸的文化嘱托与希冀,团队最终返回目的地——徐州。在徐州博物馆,整合本地相关资源,为这场跨越时空的文物大集结画上圆满句号。

云冈研究院策展布展团队负责人王晨说,这条精心规划的借展路线,在地图上画出了一道充满使命感的轨迹。2300公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距离,更是文博工作者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对学术交流的热忱之情、对公众美育的责任担当所丈量出的精神长度。每一次点交,都是专业与严谨的体现;每一次握手,都是信任与友谊的传



镇墓兽(北齐) 太原市博物馆藏

递。每一件最终入选的展品,都不仅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条穿越时空的文明联线,一份凝聚着晋豫苏文博人心血与协作匠心的文化情谊。

盛典:历时4个月的艺术探访

历经周折,跨越山河,120余件/套承载着北魏王朝气象、丝路文明光辉、云冈艺术精髓的珍贵文物在徐州闪亮启幕。它们来自不同的收藏地,讲述着不同的历史片段,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恢弘的主题——云冈,以及它所代表的那



残石雕菩萨像(北魏) 云冈研究院藏

个开放、交融、创造的时代。王晨说,“山堂水殿云深处”,这不仅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诗意描绘,更是千年文明对话的入口。在徐州博物馆精心营造的展厅中,皇家石窟的庄严气度、丝路胡风的异域情调、佛教艺术的璀璨华章,将穿越历史的帷幕,生动地呈现在每一位游客的面前。

作为全球首个云冈石窟数字化实践的重要成果,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云冈研究院官方授权,依托数字建模与LBE大空间定位技术,数字云冈的幻境——“石窟上的王朝”LBE VR大空间展全国巡展的首站也落地徐州。在徐州博物馆下沉广场,观众可以亲历北魏历史现场,自由探索千年石窟细节,深度解读丝路文明交融实证,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的新维度。



石雕石柱础(北魏) 山西博物院藏

云冈石窟的御笔与晋商的崛起之路

贾小中



第6窟窟门康熙御书“庄严法相”

300多年前,云冈石窟第6窟的窟门前,曾悬挂着一块康熙帝御笔亲题的“庄严法相”匾额,意指佛像殊胜圆满有令人敬畏的身容相貌。鲜为人知的是,康熙帝此次亲幸云冈石窟,竟与后来晋商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清康熙35年(1696)早春2月,武州塞的冰雪尚未化尽,寒意犹存。刚在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东南)大胜噶尔丹的康熙帝,带着西征的疲惫行经云冈石窟。他缓步走进第6窟,仰望穹顶繁复的雕刻与壁间庄严的佛像,不禁叹为观止。这位42岁的帝王凝神挥毫,写下“庄严法相”四字。这方墨宝后来被装裱悬于窟门之上,成为云冈最显赫的印记。

离寺前,康熙帝敕令随行的山西巡抚倭伦负责修缮云冈寺庙。然而,作为山西封疆大吏的倭伦,彼时正深陷军需调度事务,焦头烂额。他以“军需事繁”为由,暂缓了修缮工程。直到两年后,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归来,驻跸外口,再次过问此事,倭伦才惊忙下令:“不论何项官银,动支五百

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出征前的一道诏令——允许内地商人携带供给物资随军同行,无意间为山西人打开了扭转命运的大门。在北征噶尔丹

的三路大军中,西路军分两路出发:一路从宁夏北上,另一路则从右卫(今山西右玉)出发,取道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北上。此役中,山西人富者从商,贫者充当厮役(旗奴),随军出征者多达万余人。这些商人被编入专门设立的“买卖营”,驻扎时被安置在军营一里之外,并受委派军官监管。八旗军中的厮役俸饷由官方支付,而随行商人的运费则需自理。西路行军历程艰难曲折,受恶劣天气与路况影响,粮食消耗远超预期。历时77天后,出发时的4万余人中,最终有1.4万余人携带半月口粮抵达昭莫多,并在此次重创噶尔丹,取得大捷。

值此军需催逼的动荡时期,山西巡抚倭伦于康熙36年(1697)针对官衙滥用职权、侵扰商民、强取豪夺等乱象,颁布了严厉禁令。该禁令规定:凡官用物品,均须按市价公平购买,违者严拿治罪。这是清代山西有据可考的最早官方护商政策之一,旨在稳定战时经济秩序,保障商业活动正常运转。记录此禁令的《倭大老爷镌谕永禁》碑至今仍存于大同鼓楼北侧。为嘉奖其政绩,康熙

帝亦曾御赐倭伦“清慎勤”匾额,悬挂在山西巡抚大堂。

西路军的征途堪称炼狱,这漫道雄关间的血火洗礼,终究铸就了晋商的崛起之路。随军的山西商贩和厮役表现出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其中3位打杂的伙夫太谷王相卿、祁县张杰、史大学从随军贸易起家,以肩挑小贩供应军需,深入漠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平定噶尔丹后,3人在右玉杀虎口合伙开设“吉盛堂”,主营蒙古日用商品。后来将商号迁址归化城,改名“大盛魁”,成为著名晋商字号“大盛魁”的创始人,建立了横跨中蒙俄的商业帝国。

一些久负盛名的晋商字号就在这时创建,通过为清军提供后勤服务起家,无战事时做“大营买卖”,有战事时拉货“赶大营”的晋商字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成为清康熙中后期的另一种商业活动——军需经济。噶尔丹死后,清军后方保障北移至归化城,向周边辐射至“塞上江南”的黄河河套地区,清顺治时限制汉民出塞的禁令开始解除。清朝在归化城附近圈占的八旗庄地,原来养马,后招慕山西农民耕种,清廷默许,出现了著名的山西人“走西口”的人口流动事件。

当云冈石窟的佛像在妆銮修缮后重焕光彩时,武州塞外的商路上,山西商队的驼铃正声声回荡。300年沧桑变幻,康熙御笔“庄严法相”的真迹虽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云冈石窟第6窟的佛像却依旧宝相庄严,而山西商人更在战火纷飞与政策更迭的夹缝中,走出了一条从货郎到巨贾的崛起之路。这或许正是历史的玄妙所在——一座寺院的修缮,一道护商的禁令、一群商贩的足迹,最终在时代的棋盘上,连缀成改变中国商业版图的传奇篇章。

李氏基金会捐资助力云冈石窟保护事业



云冈研究院为李氏基金会李彦宁先生颁发捐资证书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 7月22日,承载着对中华瑰宝的深情厚谊,李氏基金会李彦宁先生携夫人及家属专程到访云冈研究院,向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五万元,用于支持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对李彦宁先生及其家族基金会的慷慨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为其颁发了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捐赠证书。刘建勇说:“云冈石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近些年,我们遇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机构或个人,表达为云冈石窟保护捐助的愿望,为此,云冈研究院推动成立了公信力更强的公益组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这项保护事业,共享保护成果。同时,我们也会将每一笔捐助善款的用途向社会公开。”

捐赠仪式上,李彦宁先生表示:“云冈石窟作为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其无与伦比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本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这次带孩子回家,就是想让孩子了解山西独特的人文古迹,让他们认识到作为山西人的骄傲。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这次捐款,我个人的力量虽有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意识到很多事情是能够去做的。”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理事长赵昆锐说,1500多年以来,云冈石窟饱经风霜雨雪等自然病害的困扰,它像一位沧桑老人,也进入了风化渺蚀的高峰期,石窟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是为云冈石窟保护工作提供重要支持的一座桥梁,每一笔捐赠都弥足珍贵。滴水之爱汇成河,李彦宁先生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云冈石窟保护事业的深切关注,因此以一己之力的捐赠,是为云冈古迹永续传承贡献的坚定力量,期待有更多像李彦宁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加入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列,共同助力云冈石窟跨越下一个千年,让这份穿越时空的壮美艺术继续闪耀于世界文明之林。”

云冈研究院副院长何建国、综合部部长赫福强参加了捐资仪式。随后,李彦宁先生一行考察了云冈研究院数字中心、壁画修复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中心,了解相关应用技术的普及与推广。